杜陵漫筆 五

共五

杜陵漫筆卷之五　　孫克淳選

贈坡州

田政雖曰大事得其綱領少加照管猶足以執緒書員鉄兩之奸何以知之設或知之察見淵中魚不祥聞數月之間十遭叩筭孤疑之心眩惑於明見誤報之數殆過百結因自守之牒而有由轉　啓至於彌縫若守初定之心而不生枝節有何中間許多煩惱之勞而畢竟至於難處之境耶凡事若務十分精詳反生疑慮而易至於舛錯明道嘗在倉中見長廊柱默數之疑以為未定屢數愈差遂至令人敲柱數之

乃與初點數者合君之累次査得而猶疑於心者正如明道之屢數愈差借得他邑之善籌者晝夜孜孜費盡心力反不如傍近守宰之循例順成蓋不信人細瑣煩苛乃本源之病平易寬恕簡節而疎目如就大道之坦夷而不由曲徑之崎嶇則政成而無擾古之良吏皆行此道以試於他日臨民可知先後勞逸難易之懸殊也

示永淳

以一枝之小技若有經天緯地之學自大於朋友不得務實求益而未鋤驕矜之色實是輕薄之浪子豈

望有恒之賢人妄寧二字乃本源之病書紳佩服而
朝夕警省以督禅家之念珠也

又

尼山明翁常説易是上古聖人之言尤難記誦若不
熟講於十五六聰明方生之時後雖有千遍之讀終
難爲貫穿明知之人以此見之汝之韋編之絶亦云
晩矣朱子所謂二十左右歳只餘三冬當惜分陰探
賾陰陽消長之理以備前頭製策之功程如卜生之
善解者何處得来取其便近姑爲受學於洪生而以
爲漸次自得之效至可吾鄉居以来尋行數墨爲消

遣之資而觸處疑晦又無師友之叩問泛過難處全昧意味如鶻圇吞棗醎酸不知根不十年讀書而尤有媿於義經之全昧雖有朝聞夕死之願耗眊益甚氣不從志抱經自悼徒貽未死前無窮之悔推己之心耿耿常存每於新進後生未嘗不惓惓誘掖況於子孫之及時有可為之勢耶此正喫緊事業而汝之羣從必以迂遠於捷徑沮之信聽其言而因循放過則他日背誦問難之際考其用力之多少而輕重施責幸勿泛聽也

又

知敦寧叔父常云書毋無主為之者乃主善哉是教若東之高閣終身不見雖有鄴侯萬軸之籤只為鼠嚙虫蠹之資何補於良字半知之益乎汝粗有看書之癖乃所謂其主賴此而得司馬前頭期待之心豈止於尋章摘句應科目而已能守世傳之心法無忝所生者乃老夫之望也世俗科後別給例以田宅臧獲而令余代之以一部綱鑑從事於斯使令古治亂瞭然於目他日所得反勝於滿籯之金也

題遺令帖後

常觀令人終父母喪制之後子孫之析產雖出於世

俗常規而不若財主之生時區處雖是達官富貴之家身亾之後子孫既失覆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閒叅商是競遂使骨肉之至親竟失式好之歡心良可慨然陸賈石苞之預爲定分將以絶其後爭豈非賢達之士而爲法於後人乎余之有治命亦出於兩公之意也

贈容陽

當官者戒其暴怒乃君受病之源而從前未改者嶡於怒而害於政多不懲羹操捨之工夫未克涵養而然耶薛氏所謂三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云

七情之中惟怒難制聖賢所不免況常人憤㦛之頭豈能中節君亦以一怒字為省身之第一義念〻在茲作之不已不但游刃於民社之職其所成就不止於季世之循吏此乃老凡區〻之望同氣閒肝膈之私勿以尋常視之也

贈人

世俗所謂東床禮考之於經質之於書無有未知始於何時而不過酒食之徒為一醉飽求索於婚友而不知着耻此豈為守道君子之設也某人之有室也詈狗之友其麗十數討饌於新婚之家甚急鼓腹以

待余略示撙節之意而其徒厭聞自誇風致而反以
我為非此正鵲梟笑鸞鳳蝘蜓嘲龜龍孔聖之見譏
於盜跖者賢愚懸絶臭味不同無足怪也惜乎無良
不學之類為一時口體之養殘杯冷炙雖嘑爾蹴爾
而與之若豕飲狗食而不以為辱此正養小失大宜
乎飲食之人則人賤之乃翁每稱吾黨三益友而仰
之如神明者取其杯酒慇懃拍肩戲劇耶此乃輕薄
貪饕之行人將不食其餘從前取友之不端能無愧
於中心乎

贈卯童

吾家自有制度世稱袁楊門户萬石家法小心謹愼世篤忠貞爲士夫家楷範而式至今日子孫不肖傳守之法大壞故家遺風無一存者升天燎毛之戒古人先獲令行詳聞汝之處事行己令人不寒而栗特其大者而言之席父兄之勢武斷鄉曲放肆無忌窮奢極慾靡麗之服爲人之指點不告而無端娶良女厚養其家不念其父稼穡之艱難所與遊者皆是京鄉無賴儇子而口不道忠信之言以武人自居纔得一命而以御穼處身出入僕從鞍馬之備乃乃翁五馬之行所不及此外可言者雖更僕而未能盡有一

於此未或不亡況無此許多可怪可駭玷損貽譏之
舉耶一家父兄宜有警戒之教使之一毫畏戢修省
致過之地而汝之親兄同氣之間朝夕所見無一言
之規其他又何說古人謂兄弟之子猶子也蓋言其
顧復之教誨之一與其子等若心有欲言口不能發
則是視吾侄不如子而有愧於古人茲不避汝之厭
聞而苦之悉陳所聞往來行言亦豈盡信其間必有
爽失者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毋負此款款心腹之言
則非但老夫之嘉悅汝爺之心有倍於此豈不為終孝
之令子而有光於祖先耶

贈舍弟

祁奚舉子謝安薦侄而後世以內舉不失親爲賢者午與玄終爲社稷之臣也季父主常云所薦其人則雖知舊易言而如非其人則雖至親何敢開喙盤谷之久在銓地吾無一言爲子求官者蓋有意也癡兒之不曉事　聖主下燭搢紳皆知而君急於老凡之反哺刑郎之窠未免寧爾之請雖出於至情所在豈不爲季父主之罪人乎到今思之駟不及舌也

上金浦從氏

平生有種樹之癖而無立錐之地京洛江湖一草一

株不能栽矣令春得數須田於連墻之處欲種桃樹以作桃源貴第食餘之桃仁拾取送于本家如何其數隨多少雖盈斗無數傳曰十年之計莫如種樹朝暮之人何可遠期十年不但傍人貽譏鬼亦拍手而寔出於古人為子孫種桃李之志也彼此均是同庚衰朽之人經濟山林分外之餘事閒仙源琭果之植到老不輟而常戒吾後志于花木此正同浴而譏裸裎也

贈伯淳

汝妻知吾之嗜別果在原城生清別造多八桂皮其

味平生之所未嘗非箕城所送之比所噉纔一立而沒數歸之於婢子爲情人媚悅薦誠之資使汝妻養老之至誠反肥年少之健奴可勝痛哉當使汝妻知之而嫌於欲更得未果山葡萄正果四五升亦與桂果共歸奴子之食而此則非汝所知畧而不究

又

少婢偷我度藏慰飢之資盡給所私之蒼頭誠有罪男女飮食人之大慾存焉苟有悅己者雖剮肉啖之少無痛惜之心乃人情之必至不必深怒得其情而畧施扑刑以爲後日之懲艾也

贈宓陽

呂陽國舅喪女之後謂人曰今以後吾庶幾生矣先獲我今日情事生女受困先輩之所不免以此自慰而歛肆之節皆自負債中出當此荐飢百口之救死不贍何暇念及於此耶半生煩惱至此〻正佛家所謂究業其誰怨尤

答箕城倅君佐

少失所恃雖有專城之養三釜已不洎欲孝誰為孝只有一舅氏常有晋文如存之感贈餉必以情而或至歸覲之日奉邀家中甘旨之供一如親庭備盡昚

事之道而以寓寒泉蓼莪之痛矣看君近年向我之情惘卽我當日之心事事、物、非泛過皆是追遠誠孝中出来心竊多之豈専爲養老之滋味重爲之感歎也

答伯淳

胃土日敗無所啾食有同寒蟬便作辟穀之人病中所思峽蜜可餐而亦之不得每有荷、之歎京便有新産蜂液之來悤索則蒼頭稱以中路破碎只獻陶器數斥原城之爲老友勤渠之意竟作烏有先生無乃病軀一番爽口之味闕數而故爲造物之揶揄耶

良可恨也

贈韓奉事師德

聞盡室之行乃罷公栖隱之計荒歲如有饘粥之資逍遙林壑亦保不告之樂化之向來薄宦乾沒於風塵閑忙榮辱頓殊區區得失何足芥意此間病軀遇寒如蟄虫生活無計出頭早晩還栖之行若過仙庄可得暢叙而老人一步地枉路爲難此亦未可必只切瞻悵僕於尼山未嘗有奉袂承教而景仰之心不後恒人時聞傳道文學不覺歆歎而常恨覩鳳一羽未盡五色之備今聞文集已出而置諸架上未及蒙

諾先送褁具雖似徑先從前借人書卷未有風雨鳥鼠之汙信此而敢有所請毋慳暫借深望孫郎近日眠食如何冬夜方永正宜伊唔之時而況治經之人尤不可一刻放倒急〻無欲速徐〻無敢惰者乃聖門為學之工夫以此教誨日為程式何患不至於成就之域孫郎前所言不過如此輪照幸甚

與諸兒

聞奚奴所傳則被打人之初沒也其母持鐮欲剸刀於讐人之腹而大呼曰狗汝何以殺吾子汝何以殺吾子奮究之氣勃〻百般詬辱之言無所不至而亦

及於其老父云狗之一字乃任其兒名耶抑行若狗彘而以狗呼之耶孝子跬步間不忘其親或慮辱及於其父母平日若有定力工夫則雖是三爵之後豈爲血氣所使遭此橫逆無限受困而貽憂於老父至此乎此爲汝等佗日觀戒而易生嫌隙之樞機不可分疎於彼此緘口囚舌閉戶於鄕隣之鬪者至善至善諺曰佐烹者嘗佐鬪者傷不可不知此也

與原城李君大

須聞逆旅中患候非細其時憂慮如何竊欲書候而逢便未易又恐調攝中酬應闕然至此尋常歎恨如

魚中鉤卽伏承手滋下輸仍審昔疾差可而今已還衙新年所祝無過於此為孫兒夫婦尤萬〻慶忻脹人令作七十四歲翁尸居餘氣日漸澌憊尚此支保亦是異事前秋與沈寢卽來栖竹林寺其淳厚之質宜為歲寒之友相守浹旬之間何嘗不說到於凡邊聞緇徒之言此乃尊前日住錫之處至今遺惠流傳於山門並與沈友有菩薩之稱恨不伊時致身其間共參三佛之跡也令人發一笑連值凶歉世道更無可言雖在畎畝之中杞憂嫠恤中夜耿〻況凶歲長民之憂不是百畝之不易目見家兒日夜勞悴之狀

反不如在家之貧也

贈人別紙

箕城小尹年前來訪於杜曲語次聞以爲坡州舅氏於宋台家至今饋問不輟寔出於上下官相得之誼而其家不以爲德反以爲笑早晩拜枝履之時當以所聞陳白云余其時以爲其家無形勢之可觀而只以舊時知遇之感不渝盛衰存沒之際者乃士君子誠心而李甥知之誤矣不聞於君矣崔棊之孫乃孫兒之姨從而宋棊之女壻謂孫兒之言一如李甥而譏㓛之謗殆有甚焉然後始信前聞之不誤豈余中

心之貺反歸於致疑之地殊功慨惋盖近世色目各
異情志不得相孚而然耶吾於京兆亦爲其下官而
彼以衆人觀之吾亦衆人待之君於地部彼以國士
遇之君亦國士報之兄弟之間雖事一人觀其厚薄
親踈而應之以面交心朋乃人情事理之當然而臭
味聲色不同則肝膽楚越對面九疑勿論誠僞之虛
實一置之於度外以我之不問無愠色則豈君之頻
問有思言想得君心只爲逝者不爲生人其間毁譽
非關於我又追古人之死者復生〻者不愧之意而
人心不如我心有情之貺反爲無名之贈明月之暗

授致人之授釰者兩心不得相知故也旣知其見笑於人則不可再誤一任其譏議節扇例問雖不廢却至於念舊之厚餉從此斷絶無自取辱大善大善

與堂侄錫惇

近来世俗好着幅巾舉世靡然而吾家門風無所着子孫當遵先訓且以制樣言之殊非儒冠退溪以幅巾類僧巾代着程冠父兄及先賢之意如此宜有所戒而君偃然着巾於衆中所覩之處故家遺俗無一存者畧陳鄙見矣其後即聞幅巾之頭變爲浩然巾改過之勇雖仲由未過可見立志之堅固古人以立

志也之基址志大而後百事可做以甘白之質兼之以師友之講磨則其進不可量以勿忘勿助爲心孜孜不怠以充天賦之美區區老夫之望也

與兒輩

聞鄉人或有贈遺之物若木實之摘於園菜蔬之拔於畝者受而以他物報之有如買賣而若以貿得於廛市者與之則其心必有所求而儀不及物設有中心之貺我無相酬而虗受其饋則無名之贈而殊非士夫之交際亦乖貪者之誠禮王考常稱辭受取與之節甚難傷惠傷廉不得其中故也

與黃州倅錫範

頃聞出宰黃崗左右生於其衙中而又作其地長民之官實是稀貴之事昔日之政尚在人耳目而未泯者想必隨處愴怳歲儀依到所着獘久有如遼東帽而二帽中色紫者稱頂而厚緻深荷盛眷俺危喘奄奄之中又聞舍弟之病革心事惝怳無以自遣奈何

與季子 錫敎

皆待榜音而得聞參兩塲初擬第一而有爭之者爲第二乃分外之榮實非始望所及季父主嘗請將入主司之人曰一家子弟如入一等必宣力而降等其

言懃懇惜福謙暢之志非世人之所持一等不欲居
之况壯元乎令此鄭公之言非害汝也乃助汝也

答黃山

示意謹悉老人雖在衙中喫飯而已大小公務不欲
預聞况山訟何等重事而訟官明定是非快決立落
邑人皆知到今無他端而更變所見則山主之冤枉
姑舍境內公論其將斯何尊只知令愛之生色而獨
不念迷兒之害政乃知人情各爲其子女而不暇顧
事之難易也

與後村

東坡答李端叔書曰得罪以來漁樵雜處往〻爲醉人推罵輒自喜不爲人識其畏約飭勵之操千載稱道汝之十年投荒小心謹愼如一日不交外客衙門常寂雖隔籬之人罕見其心更無勸戒之辭而荂恐傑黠奴之舊習未全除雖閭巷白丁少無如意輒加詬辱其貽累於家長不貲禁此不爲則居謫之稱世無其比豈可使坡翁專美於古也

與尚牧李君佐

僻居窮鄉飮啖之節最難家人勸以盡室西行而余謂在鄉則有食而無饌上京則無食無饌去留之間

豊悴懸殊古人云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正謂余今日京鄉之利害一如當初取食之計勢將畢命於此地而常時家力無以辦養老之資冬間擬送一奴欲取來適口之味而官門深嚴鄉奴不可以徑入分付當關到即通報如何

與在京家兒

每年初秋為水帝鬼所困些少筋力更無餘地朝夕之喉不過合龠便旋之路非杖不行居常昏昏無惺惺之時蠹魚工夫亦至擔却設令前頭經數三寒暑更無在世之興味生亦何為眼中所見日覺時物之

漸換蕉心已停展桐枝有辭葉與主人翁一體而便衰感物悲秋之懷不待草木之黃落也

與次野

聞君鷹犬之癖到老愈痼架上之鷹滿七除二年中之犬將至十數此出於為親厨甘旨之設而非私力之所可喂養且有駭於聽聞縱難痛去舊習稍減其數豈非自修止謗之一助也西門李相於君無一日之雅而敬仰仲父主如山斗　榻前盛稱相業清德而至請子孫之除職月給祿俸亦及於菽水屢空之時而君亦因此筮仕作宰饒邑瓜熟之間盡情專城

之養其恩輕重雖摩頂放踵不能酬萬一未死之前常念大德勿以奉朝請無權之宰相而棄之如遺也古人云不忘報恩者在國必忠在家必孝此言誠爲可法也

與從弟公山倅次野

本州爲牧使時余經一年而強屈平生之心身抑而行之如在矮屋之下令人擡頭不得〻保一日如度十年刀山釼水未足以喩其苦到今思之如痛定思痛明朝人作宰與人書曰上官如雲過客如雨簿書如山錢穀如海朝夕趍承撿點尚恐不及苦哉苦哉

此眞爲公山而設也凡事量而入一遭失脚以値無限狼狽後雖欲悔之不可飢飽寒暑雖曰自知其在至親相愛之間目見陷於泥淖之中而莫示迷塗之指南一家之情誼掃地而便是路人悉陳胷中之底蘊叅量去就之幸甚

與淸風新使君林象鼎

聞移拜淸風、、卽我桐鄕有樓臺江山之勝而地僻官閑眞箇名區吏隱昔年湖西李相以大諫過此臨淸流指侍妓曰此二者可敵饒邑何論物力之豊殘此誠實際語尊之典此郡一年強半注擬雖首必

斬點而久侍　東宮特蒙善講之褒筵臣前以宜
置閑官奏達　聖朝想必記得而有此　除命別是
分外之恩榮忝在親舊者亦有光矣老村集依領婚
卽纔過房而老村病已革竟不得承顔爲歎令對遺
編可知平生功力而不料文章道學之至於斯境深
恨未及周旋於當時親奉德音也本州雖曰峽邑有
綺羅歌舞之女其中稱三字銜者以善唱名許令年
未盈五十歌喉未變於昔日尊不忘前夜之言有起
送之意而爲一時之供歡累日之程何煩往來傳雲
之響自遠於老人之耳風清月白之夜只切遐想山

人體圓久居境内拈提而即我空門友早晚来謁問
我消息對以烟霞之疾到老彌痼今春歷觀大屯山
而有濟勝之具雖山逕崎嶇竹枝芒鞋步履居多以
為山門傳道之説而卽今精神筋力猶可以支吾也

與李洪州庭綽

聞鄭亞使之言若有親舊白馬之遊則令監輒為主
人泛舟月下随意沿洄長與秋水白雲為伴忘機閑
適之趣不讓於渭川之魚鳥文天祥曰唯恐恩逢一
日移去遞付京官之　命已久佇着徵札之遞下恐
不保江湖此樂也

與叅奉

鄉居以後爲入定之僧無一事到心頭只以書冊爲伴秉燭之學雖未見日就之功亦不無寸寸攀躋之力此乃靜居之所得而晝之所講不如夜之所思十年之間積成卷帙皆是曉來枕上所製張子所謂精思多在中夜程子所謂中夜思之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正爲汝今日準備也陵官半資之功名不足爲榮而不費粮之山寺汝真有從前悔悟之心汲汲顧景以趂桑榆之補天借汝玉成之機會而玩愒時日只以滲寂無人爲憂公車爲業者當分陰是競而寒窓

事業空〻然反不如八旬乃翁在家之工夫可知父子之優劣也

與空山老師

去時言陽月自當隨陽而至矣今月垂盡而竟無跫音無乃為鳩盤荼鬼之挽止而遲〻不發耶生近以大便乾燥之病為閟欲用通利之方則皆是敗胃之劑不用則飲啖有入而無出腹部膨滿其勢不能支以此以彼俱是難堪必是老去辛苦之逋債未盡造物故貽此呻吟耶病中所喫只煨栗而官儲亦難繼賢當誇園牧之未全貧令鉏拾取之 非時想有塡詹

之富隨其所有以惠如何間花蝶之言蒼頭少兒見衙中之人背面垂淚必是戀母之心油然而生乃翁分甘折少忘其口而啖之出顧入復備盡恩斯勤斯之情而每欲離膝下蓋由於嚴教慈愛之不同而先母後父大抵胡人之俗也

與公山趙彥彬

出宰公山令已下車憂慮之心若在乃身此邑求之歟抑不求而自至耶劉元城云天下險惡處入而公山地非險而惡則宜居第一凡事量而後入而寧爾投足於天下惡地此必導之者非其人也大抵營下

之官自有其人如非脅肩諂笑善事媚悦者不可暫時居之一動一靜不得自由恭俟上官之穿鼻正如砧魚俎肉聽人臠截雖欲逃遁而不得此乃僕之飽經於此而比之令日太平世界盖十數年来官不得其人一委奸吏之舞文舉一邑無一處不受病者雖使龔黃當之難以彌縫而又值分供之初百事權輿件〻難處若有裕於營門則本官難支若肥於本官則必瘠於營門其勢不可兩利而俱便且方伯必寛容嫌釁必生徧裨多用事甚譊易八早晚顛沛不待智者而知莫如乘此時見機而作相愛之情不得不

傾倒至此

與拙村

聞尺近日結夏於山庵潛心墳典雖是暮年之學必有自得之效而習得咬菜亦是食淡攻苦之一工夫也沔陽小郎同去受業云得英才教育一樂且喬木之家成就得一箇亦是報佛恩之一道孜孜不倦毋孤乃翁丁寧付托之盛誼也夢遇暑以來裏相日現看書之眊爲眼力神氣所奪幾爲芭籬邊物素有臨池之癖陶泓楮先生未嘗須臾離而今則日遠日疎等遺爪棄髮而不復顧戀詞翰重事死後乃已而猶

尚如此其他何論所不去者朝夕匙筋而辟穀之病漸深一日所啜不過粥飲數呷此亦幾何其廢却也零碎之說不欲形諸紙面而痛癢相關之情欲知吾近日形骸茲不憚葛藤耳

贈兒輩

汝等之爲人荏弱又無定力凡事不得主管立云則立坐云則坐動靜云爲不能出自家方寸之中者乃是非不明於造次之間也令番應榜出於不獲已而父母方在持服之中不可以自同常人揚揚於達道除却先廟拜謁之外雖親功之間不宜尋見之意不

瞀提耳面命而一聽泮人之指揮南隣北巷無所不
到此何異於登場傀儡專受人擺弄不自主張者耶
古人云三十而立〻者謂守之固而把捉得定世間
事物皆動搖我不得也汝等今至三十而立脚不牢
處事輕率聽人牽鼻動輒有咎嗚吁有子如此而其
可慰父母之心乎中夜念之只自仰屋而已

贈錫敷

昔者妹兄申公自甥舘歸家而所着方毋留之三日
不推仲父主嗟嘆而警余曰申氏之子其不免面墻
矣士之三日不讀書舌本閑強心地茅塞不息之功

將見進寸退尺安在日邁月征乎之人也志氣昏惰不能振作遊泛暇豫到老不悟無所成名而與草木同腐汝等當以此為戒毋為虛生浪死之人也德音在耳終不忘矣申兄以中材之人鈆槧之業不是全踈而三日不學見棄於高明終不成科臼之業況不及中材而廢輟者非特三日乎中材之人尚不可況駑鈍不移之材乎三日之廢尚不可況八年可惜之之日乎令雖悲歎窮廬悔前之為聰明已去意氣闌珊其可以挽虞淵之日補桑榆之景乎吾之半生教汝之工夫未免半塗而弁髦每念至此未嘗不痛恨

於中心也言之奈何

贈海州通判趙季祥

仄聞兄以賑穀之難辦斫取許亭之松木以為飢民仰哺之資兄之立意以為雖有權貴籠利之誚専為蒼生之濟活則不猶愈於古人之矯制而募百年長養之木斧斤所及舉皆濯〻不但名區勝景終歸於埋没許家以其先人之所樹常存桑梓恭敬之心而一朝見奪其悪懟之心為如何哉道路之言以為驚木之錢財甚夥至於貫朽不可勝數云設如其言此乃飢氓口吻中物豈可污氷蘗之操而境内之人或

疑兄有一毫自潤之地則雖有喙三尺其何以自解於人言乎第之前後作寧累丁亥歲或不無料理便宜之策而遵守雅志終不設施者畏人之多言也末世人心不淑小不稱意輒做悠悠之談不可以自信廉潔強行己見曾有隨事提警之教而虛實間既有所聞玆以煩控高明之見或可恕察耶

贈柳謙明

平生有子畝之癖欲常對此君而十年辛苦於米鹽之間無暇於此等閑適之事今幸在家而又值種樹之辰欲酬宿願於晩景玆以送人曾已受諾於春府

前盤根錯節者數叢未可寄恵耶世稱五竹之說而早春善哉萬無一失云此亦愽物者之已經驗者必欲趂此得之耳

贈瑞興倅李光朝

妙香之遊令人跂羨此乃仙翁釋子所爲而衣冠仕宦之能辦此者葢鮮矣凡䏻抽身於簿書之叢而遊心於烟霞之窟始知高人山有素矣勞少有遊方之志欲遍域中名山而荏苒之間年紀衰謝今則目不足視遠脚不任乘危此生於世望絶周覽而猶且一念耿耿未已每發於言語之間此何異於坐談龍肉

耶

贈舍季直長 赫先在金化時

入冬以來困於催科小無閑趣而得舊米數十餘斛逐日作麵衙中少長隨量果腹此乃在家未能者頓忘宦遊之苦也

送得之書

本州雖有米石原無長物孔路供接凡百皆出於此中而况板蕩之餘又遭連喪兩倅之餘所儲枵然今此偹送雖不滿於左右之心乃是竭力辦出也大抵祭物之豐約元不關於誠孝之厚薄左右未滿伯玉

知非之歲而自兒時所聞習於耳目浹於骨髓雖以
生之前後肝膈之言終不摡於己痌之心外雖唯〻
內不釋然至於元芳伯仲終不鮮德每以家力之貧
寠不及於昔時常有歉〻之心其亦不達於事理也
夫禮出於人情〻之所在禮有時而輕重誠意及物
則雖蘋葉兔首可以祀上帝當薦時物土產之易備
者盡吾之誠心不必艱求難得之美品以掩豆為期
也禮經所謂居山者不以魚鼈為禮居澤者不以鹿
豕為禮者可見聖人稱其有無不以遠方珍貴之物
侈人觀美也幽明一理死生何殊今有人於此享其

父母如王延之親極滋味則物薄而情深雖是菽水必嘸於口而安於心也如截髻而鬻市代筵而受直以為滫瀡之資則其父母雖八珍之味必投筯而不食然則奉養之誠不在於物之多少而令之貧家辦出祭需也辛苦艱難有不忍言剜肉濺血焦唇乾舌乞貸而不得典物而難售祀日漸迫内外罔措向所謂截髻代筵者猶且歆后者也先靈有知其將安饗如此享祀之禮耶此乃左右之所親經者必不以此言為濶於事情得無如前言之以石投石也

答鄭僉知

卽見令廿八日書欣喜前後所示無非格言置諸座側以為朝夕警飭之資折衝事乃辛亥秋間事考其年則乃十二歲也其時非有日後誘諸他人之意而恐有罪責終不自言數十年之後偶與從兄話舊而乃知替倫新衞到今思之心焉瞿惕不覺愧汗之沾背然此乃兒時所為猶有可恕而中年以後之事無非悔懊之端蓋操修之功未免間斷本原之地不得瑩澈物慾之蔽喪其本情忿懥之頭蘖不中節一言一事之動作皆出於麁戾妄率之習矣然而終無回光返照之益而遷善改過之勇奈何在清風時小學

及宋朝名臣錄公餘披覽雖不體古人之心跡當機處事或有依樣行之者不爲無助令此漫錄立論正直談史譜傳若用力於斯則非但開益茅塞之心地亦可推施於臨民行政當作巾箱之珎矣

又

鞭背之戒實是頂門針子從前爲吏只以奉公爲心不用命者強加箠撻而或有致斃者旣非法外刑杖又非私喜怒妄殺而人命至重悔恨無窮遽瑗知四十九年之非君子以爲善化僕曩在持服之時加伯玉之一歲中夜無寐之時點撿前日之行政無非悔

悟之端而尤有慼於死者之不可復生其時以為寧
不奉行官事而不忍濫施刑杖以此自誓於方寸其
後猛省此心每當箠人若受吾身不使血氣之怒而
便作寬緩之人凡簿書期會之間發號施令之際每
有不及之患而未免疲軟之歎然申韓之刑名速效
終不若龔黃之教化遲久內外居官令至三年而可
幸無罪者草土時善端之萌尚令不泯故也今當敗
局百弊俱在而究其所由則多為猾吏所誤軍布逋
上一任其所為有若誨盜許多逋欠以至此境事當
懲治督捧而多年酒色之費到今懲捧其勢末由當

與方伯相議善處而本來吏頑民悍全不畏法前書
所示視官長如刑吏者實中其弊不可徒以刑罰丕
革已痼之弊每當申令之時以口舌代斧鉞而視之
蔑如繼之以榜笞之罰而亦不動念畢竟不可不齊
之以刑此出於萬不得已者也如是之際或有致死
之人夙夜憂懼耳

又

前日氷蘗之戒實是藥石之言凡為治之政莫過于
清靜律己而律己之道不出於廉之一字儘能行此
為政何有僕姑無枉法受賂為子孫求田問舍而向

所謂人一而余百者終有所不得不破戒者月計所用無以自恕此亦知而行之奈何

上權尚書

侍生常憎守宰之欲豎碑者媚悅鄉曲干譽百姓甚者給碑價此乃當今之痼弊而士夫之羞耻每見路上有碑則以為不免此二者心竊笑之曾自白川移去平山而聞白川之民有立碑之議通文收錢而其時安參議屋氏丈適居境下也侍生作書使之勸止而安丈素知侍生之雅意力主此論竟不竪碑銘感之心至今不衰纔聞清風之人為侍生立碑云此言

不誣則其爲愧耻如何如何非不知使有力者負而逃之沈之江中而此亦近名而不出於天然大監以爲　朝家有禁令而犯法一不宜也襲貽前人之是非者殊異於安東之美風二不宜也中原比隣不可以己遞之官待之忠牧必拾給償之謗而邑人未免近諛之嫌姑爲埋置以待其遞歸而復竪無妨爲教則邑人必奉行旣埋之後似不復竪前日安丈曲爲之念復有望於大監伏望俯施千萬幸甚

贈鄭僉知書

多少所示一一領悉可謂照燭其膣子而畫出其行

事既減其穀又償其錢則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訐功
也不幾近於傷惠耶設令邑力贏餘足以急難而考
諸法律與人亦贓向為身不為之事不可強行於今
日以貽貪污之名矣仲父主於僕非但叔父之親思
斯勤斯必欲成人而不肖無狀雖不體行至意其教
誨之功生成之澤欲報之德天高地厚今者從旁貪
不自聊無以供備蒸嘗而不得仰事俯育常有武侯
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之意顧困倒廩乏無
所慳而今番武金之來也若干祭需之外長物只是
三疋木七兩之錢非有吝惜之心亦不無可贈之物

而一時厚遺恐害於廉約之政也至親受恩之處尚
且如此則不可浪施於無與之地也卽令其家徵租
索錢者門外相繼其勢甚矣而當初未償之用非爲
親養生送死之資亦非自家掩體糊口之需多出於
子女嫁娶時浮文浪費而當其粒米之狼戾也隣里
之人在外婢子莫不欽歎其料理幹辦神運鬼輸之
才而到今其見譽之事爲我之深憂八冬以來以此惱
心寢食爲之不安實是厄運所關萬事自有前定宜
乎現夢於十年之前也

贈毋陽書

凡婚姻之道有如買賣彼以家勢我以才華彼以富
饒我以爲人若權衡之稱物不爲低仰然後兩家無
歉然之意也前日庶舅之言乃是實狀而凡家以過
謙知之送涓吉之單大不安於舅心近來世俗渝薄
如欲結親之處必護短而誇長欺而成婚此乃士夫
之薄行也昔年趙判府事以舅之仲子求東床之選
而以不肖之實狀終始固辭舅之本来處心如此須
見凡之庶舅清朗可愛其妹亦然而庶侄之爲人不
及遠矣若以結親高門爲幸終始含默則是負平日
之所守幸凡更加質問於朴判官從容講究俾無後

悔如何同封簡了乃庶帋之抵帋書也此乃同氣間酬酢之私語以此推之則可知其前言之非過謙也

贈林甥

聞洪生一家留在君家實出九世同居之誼而古今有異人心自別不可行之於季世矣當初雖一人之身令則至於路人之境親殺之節不可無也古人所謂敦睦者疾病相救貧窶相助死喪相濟而非令之男女無別帷薄不脩之謂也洪生與君乃是無服之親而一室數間之內昏夜出入莫之辨別若使識者知之豈不大可寒心哉況且君南行之後尤為難便

洪生未離之前嫌疑之際不可不慎君雖罪我決不可送女息之行文伯母闖門而與之語可法於今日也

贈聖賚

當官者戒其暴怒乃古聖人之明訓任職者宜體念奉行而今番舉措大是妄恃　陵卒設有罵詈之言不見不聞則有同橋下叱倖付諸過耳之風而以告訐之說深究其罪已甚深刻酒後狂言雖無遜辭當拘留待醒明言略治處事中竅終無後弊矣爲寢郎不能制一卒而呈旬於禮曹者此乃室於怒而市於

色也　陵卒若以叅奉之過有告訴之事則其在事體或有一二尋常而今此丐遞實無所據而此亦不能獨斷於汝之心中誰爲畫此計耶以此引嫌久曠直宿者不關於廉隅而未識其輕重也汝平生庸騃不曉事又不受父兄之教而不知古人臨事愼重之道有此駭擧見笑於人此無非平日操守謹飭之工夫不固麁厲之習遇事輒生以此推之前頭恐難持祿保位也

與可興書

去春家廟之奉安衙中舍侄之新恩到門旁病之垂

死危劇事當枉臨而信誓旦〻必不撓改自此望斷
公門之來訪矣昨見連原委書以告心竊恠之敢有
所道而今見下示始知前料之錯而督郵書非虛言
也父母葬地久在權窆之中而尚未得吉兆此古人
所謂情事未伸天地間一罪人也凡主令日之情事
爺豈不知然獻山者圖得帖文然後無相爭之端云
爺何惜一押之勞半紙之印哉山主之用計納兆凡
主之受此請囑爺之恭首奉行皆是不義此言若傳
播於境內恐有害於彼此平日之小心矣以事理言
之買山而價不足則使爺助之猶或可也把揔風憲

之差紙亦是公帖豈用於私家買賣而簸弄國法耶此乃家庭所不見者雖事係至親尊屬而不可越法采施設有提耳之教終歸於無益而恐貽一番枉勞耳

贈正郎

君之地部所掌皆是劇務夙夜在公形役甚苦而時乘閒隙奔走兩鄉祿仕耕稼不宜兼行而使少者不事服勞朱子之言曰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閑如僧家之有西堂儘能行此則諸胤能幹蠱克家之事胡乃自苦如此以損暮年之精神耶

贈林郎

獲承手翰仍審連在山寺頭陀僧氣又當炎節攻苦食淡脾神大損雀羅門庭無人來訪靜寂之中工夫專一何必致身於僧寮以貽父子之生病耶且貧家之辦出粮饌於一時異於在家之糊口亦不可不念也彩鴨能全於累日筐中可以玩賞而年來經營之力漸省泉聲月色鳥啼花影之外無一事到心頭得此之後飲啄栖息不得不關念雖是經濟山林之亦一閑趣而未免為眼而勞心也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父母之心而星兒天奎虛薄必傷於宴爾之初姑

遅〻無妨而世俗婚娶太早若循古人嫁娶之時必
不等待不得不從俗而新人之賢不肖係於家室之
興替聞定約之處乃名家令女云若非謏者彼此溢
美之浪說則君家慶祥無踰於此婚禮不賀而亦可
賀也

又

生在此極難便如坐針氈未足以喻其苦呼吸俯仰
未足以喻其悤內行令月內離此尚有遅〻之歎若
待廿二日為難方欲進定之際見兒輩書則欲退定
於二月初二日云貧家辦備諸具之為難姑為退行

之計耶兩家相議稱其有無脫去浮文而新郎衣服以平日所着弊衣行之足以昭儉納幣所入函與玄纁借用無妨彼家若知這間形勢必無退行之意君詳傳此事決行於前定日如何旣知如此事勢而只為世俗文具之設不諒此處期會之失則殊無敬慕仁恕自附婚姻之意事當上去後辦得婚需而行禮一二年來遲速未卜彼家恐不等待也

與人書

列邑軍木之積年逋欠者守宰之沽譽於民置之度外或瘦軟不勝者不得照察而猾吏居中消化者邑

邑皆然以本州言之到任以後久遠軍木徵出於色吏等稗等偷食之數至於百二十餘同而軍米徵捧亦如其數本州前後三次蕩減幾至四百同以此推之則合一國之數不啻萬億矣白骨徵布之類得蒙其惠則全減之令足以導迎和氣國祚綿長而浚民膏血為胥囊槖朝家惠鮮之澤不究於窮民而適足為奸吏誨盜之資良可慨惋令則其勢不得不蕩滌而無别樣懲戢之道而每每如此則此後未收之弊尤倍於前查出從前未收之多寡守令及色吏隨其所犯而輕重治之猶勝於全然置之而雖欲查出各

邑必以奸吏偷食歸之於指徵無處虛實難卞而守
令其數甚多亦難勘罪前頭一分救弊之策觧由若
考以自己所納成出而雖有停捧之歲使不得憑籍
濫出則足以折俗吏干譽圖利自便之奸謀而下輩
亦不得如前濫猾矣令之爲深長慮以爲觧由若觀
自己則前等未收不可收拾而終不知用奸之樞機
專在於停捧時圖出此路防塞則苟祿患失之類必
將盡心奉行爲身而非爲國也此乃 祖宗朝舊法
而爲今日袪弊之一助也

與起書

平康之喪愈久而愈慘痛悼之懷不能須臾忘也平日怡〻之樂無間於天倫豈以尋常從弟視之粵在童稚之時未嘗一日相離鉛槧同業錐椎相資牖我蒙昧裨益弘大其時我在家食窮乏而世卿知我之貧饍啖之嘸於口必分而與之束薪之贈每及天寒如桂之時愛我之至意常用感佩十數年來作吏在外池塘春草之夢實勞彼此願言之思而世卿在窮居病革之時我以專城之享沾丐救療之需反不如嚮者遺我之頻繁每恨誠意之不如今當無涯之慽而寡妻孤兒煢孑無依送終凡具從何以辦倫雖在

凢民尚有匍匐之誼矧我至親之間更兼情義之篤乎傾囷倒廩宜無所惜而賑餘喪後官儲枵然左錄實不如情慚負、、

又

每念喪家之形勢觸處悲涼而尤以孤兒之煢獨難保耿、不置夏間上洛之時朝暮過門墻而傷虎之心不無拘忌之慮竟不得一晤而仍成千古之別痛矣、、葬日不遠而縶官之人不得遂臨窆慘慽之後神思昏迷不得成數行文字未伸此遠外之情懷幽明之間此恨無窮聊以不腆致奠之需以補葬時

祭用之資世卿若有知必照我之此心也

世卿祭文

凶音纔聞遠日漸邇半生從遊今也已矣言念君家凄凉後事孤兒病羸尚在幼稚調護成立無父何恃先壠北望宴君窆地亡子新阡相望一里泉路有期早晩可俟臨壙一痛繫官莫遂他日宿草擬沾老淚

贈堂侄洗馬錫疇書

新寧過去傳君平信頻慰顧言之思不審窮陰侍履如何生悲疚之中連遭一家喪慼無以爲懷桂坊瓜期當滿何時冬月持被雖難傳食司中寂寥除却報

時之籌無一事撓心寒窓事業無異於道場之工夫
前後所得文詞足用為之欣羡

與崔奉事渋書

前日慰書良感、久廢人事不得修謝為恨不審窮
陰起居如何第喪子之後連遭一家喪慼悲疚度日
奈何、、田園逍遥樂在其中比第汨沒朱墨之間
而聽人驅策不啻若樑燕之冥鵠世賢咸返澤畔之
行實是公私之喜

贈趙正萬書

須對賢胤典刑依然奚啻如見元賓晤言半時慰沃

十分不審此時起居如何𦣯姑保病状而歳色云暮情緒不佳加以一家喪慽連綿悲痰度日凡所帶之職雖是長官而身閑猶不如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桂林此乃故人區〻之望也進士無事侍奉邸㞦未有問可歎

贈鄭悏書

伏惟歳暮起居如何仰慕不已某喪慽之餘疾病轉深生意都盡奈何〻〻每羨田園優遊之樂深愧投紱之不早也

寄先州凡主

近日湯候諸節加減如何累年家食契濶蕭然葆精頤神雖是養生之方怕寒憂飢自爾關心之處前書所云僻邑優遊是上策而每被揶揄之譏只自咄歎而已爺又聞堂侄之訃半年之內至親之零落至此在世羣從景迫桑榆且多疾病黙撿餘生歡緒都絶悲疚中隨處興感想亦一般也邑力罄渴歲儀殊不如情可歎

贈得之

功肉之省減出於禮節能行於祖先及伯舅主而不能行於尹姊氏倫過至月之祀蕘魚掩豆極其侈美

云此出於尹措大之口必非爽失非但有豊昵之嫌不幾近於先母後父之譏乎參以情禮決不當若是左右何不格正之耶

又

別懷轉深不徒中年數日之惡只恃夢魂不道山河之夐隔時得枕上片時之歡可釋數月相離之悵良喜〻都政已迫念君之心無間於遠邇而事之難易自異於外面所料徒勤慈闈之懸望而虛度可惜之光陰如我得紅紙宣使君尚不得一命耶從初當量田頗無閑趣江山樓觀即君舊遊之地更無可言而

邑力大不如曩時蓋緣前人恵政之省減而後来者無以自聊奈何、、然前頭可以養痾頤神豊約非關而貪乏之一家無以沾潤常有歎然之心是歎是歎非但邑力有羸瘁綺羅亦有盛衰即令半百紅拂無一可翫者必不及於前時矣聞君行裝於老妓則以為李郎君年少美風度而有魯男子之節終不近女色云恨不致君於此丕變前日之操而得免薄倖之名也

寄任震烈

迷兒之病都由於過色　凡主憂慮之心以入直齋

所之有勝於蔘术之劑者乃金石之教而終不念在心上一日二日症情漸痼遠外憂慮如何〻〻在色之戒衛身之方譬如飢飽寒暑當自知而爲人騃鈍不知若是而病若是而死漸入危道而迷不知返又從以其聘母鞭策之去泉臺不遠遮路回轡挽出於陽界深有望於君矣

寄聖賚

聞汝所患漸深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危兆已現源委積年俞盧見之必驚走逝者已矣生者又如此父母之心如何〻〻立身揚名孝之終始不敢以此期於

汝保身自愛無貽惟疾之憂此是日夜之望也汝兄以色喪身使臨老父母長抱望思之懷而汝不念前車之覆伐性害生猶夫前日汝之設心以為比前減却豈可生病以此自信而病勢到此地頭一者所傷症添於膏肓良可痛泣暮境傷損莫過於喪明自喪慽以來裹相日見疾病轉深精神筋力大不如前自知不久於世而婦人褊心尤難達觀汝母氏平居淚眼不乾見家書悲咽終日不能食猿腸已斷至痛在中若有一毫誠孝之心豈不惕然改圖耶前書無靈而尚不知止者父母之心無所不容其極置諸座側

以爲朝夕警省焉

贈李司評

數日起居如何劳疾病日深公務雲委酬應甚勞筋力難強奈何、、移納令年一切防塞韓請不能記得推見所志則題以移施盖誤納者移施之請寧多下吏誤告而循例謾應矣社倉監官亦察其誤終不捧受故使之徵納本所大抵法令一定無間於親疎貴賤不行於兩班而獨行於下吏寧有是政乎邑底洪聖源是篠驂之舊李濈有療子之恳而終慳見施者不得低仰於其間故也前書之示警醒疎漏處實

是補闕之一助也良感、、

擬送陰城

秋來頻有書而連在安鄉未見答始焉悵悢繼以憂慮罷官之後代祿之耕雖不可已養糧之地不宜躬耕而夏畦秋塲不憚勞苦甘與農夫爲耦積瘁之病將發於朝夕此何異擲千金於虛牝也假令君盡享福年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前過五十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須臾光景豈可虛度於西疇以損晩節之閒趣耶從令以往釋耒耟易以鉛槧學以爲耕文以爲穫斂蹟於十畝之間

怡神於一室之内逍遥自適養壽命之一端毋若前日之傷生趣壽以副此惓〻望也（學以爲耕文以爲獲出韓文）

贈誠仲

歲暮離懐耿〻不已奴星之来獲奉手翰如對眉宇慰沃十分俺八冬以来頓覺形神大損加以愁病連仍汞夜無寐百念嬰懐樂天詩中舊疾更因年老發新愁多是夜長来者正爲吾今日道也近見君筆札及詩律比諸年前更進一歩嘉悦之心誠不淺鮮以君詞翰之才尚遅成就者不究本源之地而每有欲速之病以致藻思不贍筆畫欠正累試南宫終不得

志者也自今以後開卷孜〻記誦貫穿奥旨臨帖字
字致力寫出真法久而不已則自然成就痛革前日
躐等之躁習而以學聖人次第之工夫則日將月就
之效刮目可俟何憂乎人事之不修有司之不明此
乃老夫肝膈之言深望書紳而服膺焉

又

客歳悶札具已登照邸生又逢新春六十之年忽焉
已迫從前日月半屬官家而勞神於米鹽之中以致
筋力早衰頭顱如此只恨組綬之誤人也白香山戒
藥詩中命意以為早夭暮齒自有分限而貪生服藥

冀延甲子天人陰隲恐無此理者寔君頂門針子而
猛省覺悟之處以規箴之言代頌禱之辭必於元朝
者一年之更始萬物之權輿以望改舊圖新之意杳
山自是樂天知命者足為後世之矜式是以終始言之

又

凡士夫取友必端以資麗澤而近聞君所與遊者賣
醬傅徒而又小人間之薰猶氷炭不可以同器劉元
城有言子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
其言極有味從此謝絶此輩贏粮負笈於狎鷗金徵
士則脚踏實地踐履自然純熟薰陶之益非但讀書

一事也

贈槐山倅趙正禮

爷苦海火坑四年於此其間損傷精神剝减一紀之壽新春尚不賦歸去之篇一任謝令之推去奈何奈何舊糴所捧移給於新還之未收者雖或近名即今事勢已到十分地頭不可無便宜之策纔以此意論報受題將欲行之彼此獨行隣邑所不能行之者以致謗言如屋畢竟推移以副民願則當初斂怨反以爲恵玆以奉議未知高明以爲如何此後相逢留在廬山遠公之訪只恨春色太早也

報廵營

還上之不卽封庫之意前已略擧牒報爲有如乎冬間多事不得親捧外倉申飭監色累次治罪定日則容易徵捧之意納拓苟度時日而及至歲翻之後未收尚多牧使親到外倉詳査未納之主户則皆是土豪之觀望不納以待歲飜而仍爲久遠蕩減之計與監色符同無限幻弄之致是乎所其用情監色㳂當擧名請罪以爲刑推定配之地是在亦中貧民飢饉癘疫之中力有所不及以致未收則形勢誠然而亦可矜憐是乎矣此則秋間粒粒辛苦已至畢納而枯

勢兩班家有盖箴備納猶反手而只冀歲翻停捧一
向還就春間受食之時已無前頭備納之意是何餘
良此類皆是從前做出浮言恐動官家而官家亦不
以法治之又從而曲副其願習俗漸痼奸詐已成馴
致今日之難捧若不别樣懲治則雖逢樂歲終無畢
捧之期勿以春停之已屆有所容貸未納主户不分
兩班刑推督捧爲乎旀卽令染病大熾村閭阻飢一
邉開倉以賑窮民一邉督捧以礪豪强實是平均糶
糴之政而如是之際還上封庫文書漸遲緣由幷以
牒報爲卧乎事

曺台史報草結辭

曺台史之青年寡居恐為强暴所污立旨官家議送
營門以明之死靡他之意者似是實狀是乎矣末呈
議送中指摘金生員者必有苗脉而為慮意外之逢
辱有此呈訴是如可到今稱以朴貴永道中逢着過
去兩班使之書呈而其兩班做出金哥之説者明是
粧撰而窘態百出是在果金生員必是一鄉兩班常
有騙取之心而未售其詐之前恐有搆怨之慮歸之
於路人而欲為滅跡之狀昭不可掩其間多有隱情
而平問之下不肯吐實上項曺台史及朴貴永刑推

得情事行下

答佐郎

所示鄭東源事傳聞未得其詳東源父受羅甚多歲晏不納略施薄刑因病物故設令受枚而斃此正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慈於法非死於吏也死於法也雖十登鼓自陷罪戾之不暇何關於我耶東源之呈訴營門非其本心出於獲罪官吏之指嗾而嚴題以退則寧有再擧之理乎寡妻無子使族人代行之說尤是孟浪也

贈譯舌李樞

獲承手翰仍審燕行不至落莫可償萬里長程之勞欣慰倍常送来細氊出於心貺而廣文之家本無此物平生自信儉素而垂老便有華靡非但有不稱之誚拓損之戒前来廿毋已極不安而又受此無名之贈則是貨取之也辭受取與當於理而已今此還送實是情志之相孚想必不以爲怪而恕諒此心之所操矣餘不宣

贈公州牧使書

今年還上之徵捧尤難於上年不納之類因禁督捧而催科之政甚拙至春不捧者飢饉之民不忍重刑

之故也其中庶孽鄭濈曺以新還多數未納之故當在循例受刑而渠云年至七十不宜施刑之故聞卽停止而已施兩度矣非但此人之年至今揀大抵還上次知之受刑小則二三度多則四五度只存施刑之名而以爲警納之地濈曺久痽羸瘁之中得寒疾於凍獄保放於主人家累日身死十日之所覩而濈曺之子東源至於登鼓原情皆是誣罔而以七十用刑稱以法外熒惑 天聽此則前頭行查可辨是非而以東源搆揑之心終不明言杖數者略施二度之罰終非致人之死也盖東源有積怨深怒於官家者夏

間年羅之捧也刑推因禁倫盡辛楚而終不倫納及至冬節使其父代囚渠則逃避觀望而從前未納蕩減之妙計終不得售其父未死之前已有仇視之心又從以得罪官吏乘間抵隙教誘擊錚東源固不足責而指嗾者誠可痛也近百還上次知定日次蒡施刑而漁胄自言七十之故二度卽停則揆以法例火無所失而方在行查之中未及決末之前當俟罪之不暇而量田方張一刻爲急欲爲覩執則有傷廉隅全事縮伏則廢誤大事第之進退將何以合於事理耶從長指教深望〻〻

答李生員漢晃

晨星落〻嗣音亦罕顧言之思寧捨夢寐料外伏承手翰如對次面慰沃倍常聞來住錦城遥想鈴齋長夜笑語從容此身恨不生羽翰往從之奈何年来衰病日深有若枯木死灰筋力恐不任職事欲得一麾於南中以爲凡暮年翱翔之計而每被揶揄之譏此亦關數任之而已見庶弟之書神氣凢百少無所减仍記昔年所教泛舟於水中央惟意宣淫者是執事平日之所欲以卽令精力揣之則必不全除老當益壯之氣傾羨不已乾川喪戚驚悼何言高門羣從

十數年間零落殆盡惟叔主獨存而遠在一方會合未易時對恵吉共説此愴感之懐餘非赫蹏可既

贈李進士彙升

自君之去獨在鈴齋言無聽也唱無和也唯以小胥為伴有同山僧之契濶全無作宰之興趣奈何〻〻想令無事蔬駕不以飢寒亂心肆力文辭者實是尊此生難得之會而第勤篤之性易撓於衆楚之中辭處一室蓄鋭伺蘖是老夫區〻之望明春大進刮目而俟之

答允卿

前書未達手札先到忙手開封如對别後顔面披玩再三不覺湖山之杳然良慰戀懷生粗保前狀而歲暮公門百事有期頓無吏隱之閑趣而方伯纔還均使繼至令人應接之不暇始信州縣之職勞人奈何奈何古人致力三冬文辭足用况令尊所處庶免西山之啖蕨而俾借東壁之餘輝難得之會時不可失以真實心地刻苦工夫八字念在心上則蓬麻之益亦及於舍侄相戒勉旃無擲可惜之光陰是望、、去留之懷彼此何殊今此盈紙之示皆是顧言之思而有恫、可憐之色無乃寓情於嬋娟而托意於江

山有此惰々不忘耶荒思廢業無過於女色前言雖有紅拂之遇我謹避之者實是金玉之教終始践約毋負伯氏知己之遇幸甚

又

不審窮陰客中凡百如何生南來之後又見周甲之新曆一喜下壽之能享一懼死日之將迫加以文園之病比劇不飲而常弱神氣漸衰萬事都損見綺羅而心如古井對黃卷而兩眼眵昏耿々長夜唯伴燭奴若使左右在側慰此愁憂無聊之懷而無由縮地奈何々々季侄久處蘭芝之室必有薰陶之益而隨

事提警不但在於文詞如見所隸之書則可知汙染於流俗以翰墨可惜之才斷無成就之望良可慨惋尹生前有戒飭之言尊亦輪着而同心勸勉使之改途自新如何

又

三冬潛心於墳典必有自得之樂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生歲律已暮裏抱易感而官事未了疾病轉深日夕憒憒無足道者歲翻之後歸趁西疇之春事斷機之工夫可惜釋耒耟易以舌耕辭田家之作苦要青雲之富貴較量輕重得失何如第洪令之

闔任此遅恐有違於定筭仍念尊終歳勤苦不過十
斛不能庇飢寒錦城所頼足以代耕則仍留而不輟
攻業不但左右之終始成就實有益於從子奉議於
伯氏而取舍如何、、

又

三餘所得文辭大進恨不致之於此抵掌談論朝耕
夜讀雖是古人之事以尊筋骨與器具不可兼行如
具孫力南畝徒勞而無功莫若仍留東閣專攻而得
效二者何以定計耶生姑保病狀而量役因歳時暫
停便作閑人却除江聲月色之外無一事到心頭將

来每如此可以頤神養性相如之病因此少差是企

是企邑力甚薄伯氏前歲時之間未免撍却雖垂恕諒

而實歉於中心

又

生新年又逢六旬已過白鬚一官亦足蓄也而名這

吏隱宛是儒生日以教誨兒孫為事此間清趣猶恐

世人之或知歸心與春日俱長從子之於焉嘉客之

誠恐不能挽止也

又

生令日又逢三陽之節恰滿周甲之歲而氣血漸衰

前去光景想亦不多點撿平生無一成就悠〻泛〻徘徊猶豫終作虛生浪死之歸撫躬自悼將復何及仍念君才分與年紀可收於桑榆十二時中常切照管勿令有滲漏處然後眞實得力此乃聖賢進德之工夫而文章亦猶是也夙夜念茲在茲孜〻不忘則縱不能決科顯揚猶可爲世俗之鴻儒毋若老夫之空〻然天地間一蠹也

又

別懷轉深與日俱積追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復能得相從如往時耶量田因事少停頓覺安靜有

時繙閱書冊而傍無提警之人朱夫子答蔡季通書云每念遠别不勝悵惘至於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不但常人離別之思者先獲我今日之心也

又

聞三冬上寺勤讀不捨晝夜恐有妨於痞病不必出聲以讀沉潛反復含英咀華以不息之工爲銜石之功則銖積寸累久自見效成就之業令已垂成譬如九級浮圖已成八級幸勿功虧於一簣也

答尹忠義

兩度手札可敵一晤良慰懸戀之懷聞窮搜月出以

辱仙景而山靈終莫之罰實是異事然以鶴齋見之
則亦可謂全無靈也生姑保眠食而殘年筋力正如
下瀨之船較前冬在忠原時又下一層萬念都盡有
若木枯而灰死凡事必親自經驗而後可知常以君
之斷念於女色深嘖歎情矣寔我今日之心卽君去
年之言然後始信不誣也吾身雖溫飽關念於飢寒
子女而邑力不暇及於親知李生必詳傳不須言貪

又

不審近日河魚之痛如何想必羈旅疾病之中有念
生悼亡之情為之奉慮不已生南來數旬筋力益衰

令年不如去年今日不如昨日加以百病侵尋萬念都灰昔年與君在萬壽寺甕𩆍𠻳於口憔婦悅於目而今則珍需少味綺羅無心食色之念已絶若是而其能久於世耶然後始信君前言之不欺也須見季侄之筆札狃於時體點丶畫丶無一處不受病者盖求巧而反拙欲速而還遲斷無將進之效翰墨小技成否非關而流於世俗之耳目喪其本源之心志良可慨然前以隱括之喻警咳者不啻累次其能記在心上耶仍憶君先大人書于體法之弁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至今莊誦其言有味乎日筆力

勁遒字樣宏健非後人所及而師古二字終身行之以筆名世歆歎操守之不撓而有志竟成以君易染之性絶不馳騖於範外不廢箕裘者生於匠石之圂而親訓是遵君受知於伯氏有死生骨肉之恩而景迫桑榆報答無階若以家庭之所得朝夕勸戒則不無所益終是成就實是酬恩之一端力行之是望

又

歳律云暮新春已迫異地離索之懷無間於彼此守歳團會之樂遠莫之遂只勞馳神生疾病日深一日不但前書所云食色之念已絶萬事元不關心經營

之力漸省必有探真之癖此身未閑冠岳形勝無映發之山川而與君上最高頂提携攀登不憚步武之勞苦令者赤城烟霞朝暮几案且具東山之携妓肩輿之代步而惟有杖笏之着而全無登臨之興自憐衰老之已甚也欲趂烟花之節當作錦城之行可得十日之暇是企企

金致重請罪

本邑下吏金致重十年前爲官廳色當全盛積貯之時偷竊之數米雜穀并千有餘石清蜜八石他物稱是而前後徵捧一族數百石之外其餘盡在逋欠之

中見失諸種折價言之則千有餘石從前官儲冨饒之稱反為奸吏酒色之費重記中除却致重無面則餘存幾希未免寒乞兒契濶論其罪狀不可一日偃息於覆載之下而揚揚閭里自同常人官家不知致重之為何狀一任其放肆從前寬貸之政不宜因循姑息以為他人效尤之資是在果一族懲㥘實是不忍之政府使前後從任雖是父子兄弟之間未嘗以勒捧為事則令此致重尾閭之泄殊異於上納之物尤不可以枉侵於無辜族屬而討罪之典懲勵之道不容少緩上項官穀千餘石盜食是在金致重囚禁

請罪爲去乎姑先各別嚴刑考律定罪事行下

寄稗頭

近日眠食如何吾痟渴之病近添於量田不啻水而溺器不離暫時日覺形神之消鑠病源盖由於五年中原之勞悴而少有關心其居影響以此推之令冬凡主之所傷可知百部河車何能補精神之一費衷年吏役實是傷生之道而彼此爲百口所累不得賦歸只發浩歎歲儀之問不可擔却而殘邑之辦此無異貧家之契濶此亦惱心之一事而凡世間事無全美以此江山之勝又無贏饒之名便是楊州鶴安得

圓滿如意以損晚年之綿福耶可喜不須歎也

又

近日眠食如何吾南来数月筋力衰頹鬚髯滄浪已作篤老之人使我當錦城數日之公務大病卽至以此推之兄主之形神全勝十倍欣喜曷已木川金景大送人馬有軍官之意而任洪不可廢又有李信著金景奎之請前頭乘隙當差數月之稟荅之而其妻書中以爲非但斗斛之米托跡大家門户以要蒙恵之地云若然則均是一家何不結交於舍弟之門以付青雲之士而枉費工夫於無益之老夫耶

又

吾又逢新年而素患渴病之外脾洩頻作精神筋力頓減於平時亦是年紀催促理應如是不足為怪朱夫子答劉丞相書云今年六十有一衰病侵凌行將就木乃欲變心從俗以為僥倖捧錢祿米之計不亦可羞之甚者此正今日之心事

上交河

南來之日終孤面辭忽擾之中亦不得留書以別追令下懷悵恨不審窮陰叔父主氣體康寧而政履如何遠慕區區不任鄙誠弟初當量田頓無閑隙而邑

力夫不如前歲時一家之贈難以辦出是悶〻〻新曆中周甲之感彼此惟均少年追遊如昨日事而彈指之頃六旬已過假令盡享稀年餘生無多江山之勝綺羅之興是弟平生之所好而筋力已衰無制勝之具風致頓減斷雲雨之情雖有此勝地繁華已有暮来之歎始信老境無處供歡也

贈前倅 在茂朱時

其代斷之後每歎前人之不及而設施區畫盡是便民之異績一遵行之守而勿失此正楊於陵不敢易袁公之政也從此官門清凈無為後来者但坐嘯而

已

唐袁滋爲華州刺史楊於陵代之滋行耆老遮道不得去於陵諭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

贈金水原

来時歷過鈴軒而適值客擾之時踟躕歧路竟回馬首此心之悵欿如何〃〃孟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無所憾者其惟鄉愿乎翁非鄉愿兄豈無憾前頭若西行則當謝於官門而如其已遞往拜於兄家矣翁年来衰病益甚筋力如下山之日而間兄形神無異於少壯之時深羡風標之未老而自歎蒲柳之

花零奈何〻〻昔在湖中結髮從遊者大有與凡而俱以東廂期會花山有杖屨徜徉之樂而四紀之間主家之尊屬零落無餘習池風流便成陳迹而白首門客只餘三人他日洛下期會畧話更叙此舊遊之情也

士膺僉前

徽音間月戀思常切允卿常欲別處勤業果能如意耶文士在傍衙中無憂此正焚膏繼晷孜〻不輟之時而浪子縱横於内外深恐稂莠之害穀也必繼亦有將進之效耶為人頴悟比諸孫兒不啻若飛黃之於蟾蜍教誨之勞逸懸殊一羨一歎

上廣尹凡主

南來之日行色甚忙不得往拜良缺下懷第無事到任而邑樣不如所聞又當量田殊無佳緒奈何四十年前　先親得除此邑雖未下車而已有愴古之懷况對案之饌乃是昔日滫瀡之資而三釜已無洎寒泉蓼莪之痛彌遠而逾深仍念卽令所從乃先令監遺愛之地城郭人民皆是昔日之所覩而區畫規模亦有未泯者肯搆之業觸處興感聞貴邑虛錄甚多難以彌縫若以實報之則前人獲罪仍以掩置則爛熳同歸竊想高明必有所思而以愚見言之人之愛

其親知莫若愛其身早賜善處毋貽日後之悔如何

贈崔奉事涉

兄八我出如相避焉不見于今三年而中間音信亦不得頻傳蓋緣憂患之嬰念自疎筆札之酬應豈向慕之誠歇後而然耶頃過兄舊宅園林扶疎墻壁荒凉殊異童子時所遊而俯仰之間已成陳迹不勝愴悢之懷仍念六十年之間平生之舊要殆盡存十一於千百而唯兄幼而相從白首紛如未死之前朝暮追隨以期歲寒心事而落落無相見之便時對朗月輒思玄度賢咸將移家他洞云殊失累歲隅隣之歡而

深坊巷無居人之歎從此兄之蹤跡自遠於賢洞老
境懷抱隨事易感也
陸士衡嘆逝賦曰親落〻而日稀友靡〻而逾索
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落稀也靡久也索盡也

贈扶安金生

任生每說尊聲華雖無一日之雅如舊相識矣今幸
作宰同道庶有相逢之便良喜〻〻迷兒所學蒙稚
未知所適而境内及隣邑無隆師親友之可教擬尊
於寒山寺一斥石竊欲奉邀其有意於啓發桎梏之
困蒙耶去就之示蹻足以待

贈正郎

来時見青山倅金時潤於沃川以為令畜進宴之需上納之際所輸之府輒有導引之財而李氏在地部掌是需操節書胥絲毫莫受列邑得蒙其恵邑吏来傳稱頌不已云此非媚悦樂聞之言一郎著奉職之效均沾於外方恨不移此心於位高之人也

漢靈帝時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各有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物之導引

呂強上疏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令尚方歛諸郡之寶中府積天下之繒而所

輸之府輒有導引之財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弊

又

出宰之期朝暮可待此與水曹閑慢之局不同雖是小邑自有民社必學問而後可行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臨民造次之間若有難處之端其能隨事遠問於父兄耶小學自警編聖賢言行之可師而字牧者无可以體行吾之累典州邑可幸無罪者安知不由於此耶居常繙閱念在心上而餘暇兼之以大典續錄等法文大有助於爲政毋以泛聽力

行幸甚

又

峽中殘邑浪得虛名官家凢百不成貌樣雖不快意而化之一家寒士區〻敎學仰食於人者則已爲泰矣若以不足妄有覬覦於他邑則是全昧不殆之戒而獲罪於造物甘心於荼熟也

贈洪川

前書有臨民之政多奉禀而未果云許多凢事何可一〻遠議而行之耶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〻如臨淵谷便自無患害纔是有所倚

依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者乃朱文公荅吳尉之書雖使我提耳之教不越乎此儘能行此則為政何有譬如以枵然之腹入酒食之肆見其肥羹大胾餅餌膾脯雜然於前遂欲左拏右攫盡納於口快嚼而亟吞之豈不撐腸拄腹而果然一飽哉然未嘗一知其味則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

漫筆寄鷗齋

縷縷覆札實是千里顏面慰瀉萬萬時對能生短小之儀形酷似如見元賓稍寬戀懷生遇寒以來宿病深痼日覺衣帶之自緩神氣之漸萎恐不能久任職

事奈何舍凡夭憾之餘纔見科慶此正先蹄後咷聞
喜之席不得同參而獲覩盛事只自引領南望而已
自明之示再三奉悉今之自謂擧公車業者外雖儒
服而內實空空不辨魯魚而誇張大言曰某也之紅
紙某也之蓮榜皆吾咤咳之餘未免欺人而自欺尊
亦流俗中人不能擺脫此習雖有所云云而究厥所
由則白首鉛槧終不參黌堂之一選愧憤之心常切
于內以爲贏於人而輸於己使知舊皆知有才而無
命者可恕而不可恕也此意申教家侄終無規警之
言唾面之辱幸勿浪傳也

又

便面得承手翰欣慰〻〻而第有落傷之厄數月之內至於再次良可嘆也俗子自與仙緣分疎而唐突尋真山靈怒污仙界致有此罰而不思反顧明春又欲觀此地溪山之勝樓觀之美傀偉絶特之稱而半百綺羅盡是清歌妙舞雖一時翫賞必得罪於天翁其害不至於墮馬不無舍弟所云長安寺埋瘞之慮也

又

歲暮離懷耿〻未已想彼此一般也聞尊明春欲枉訪善戲之羣妓多於忠州而舍弟之會未易禮仲令

作九原人順昌見侮之説令不可復聞此為愴然僕
筋力漸衰風情消盡而尊於妓女歌舞之場少年之
豪氣未除當遊必欲勇力先登無乃技能所使而不
知老之已至耶仍想昔年檠城之遊林亭朗月共聽
停雲之響良宵佳景老子之興不淺伊時視以尋常
而到今思之百年之間能得此者幾何未死之前陶
寫絲竹以娱餘生而無起余之人綺羅樓觀無心管
領可惜光景等閑虛度今承所示先獲此心恨不致
尊於坐側以同此樂也

7